

四 移木接花

原著

吴趼人

编绘

徐柏生

河北美术出版社

九死一生

◎ 漫画中国古典名著 ◎



『九死一生』

四

原著：

吳研人

編繪：

徐柏生

移

木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接

花

河北美术出版社

(冀)新登字 002 号

责任编辑 张 星 刘 畅 李 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死一生.4, 移木接花 / 徐柏生绘. — 石家庄: 河北美术出版社, 2003.1

(中国文学名著卡通故事库)

ISBN 7-5310-1964-7

I.九... II.徐... III.漫画: 连环画—作品—中国—现代 IV.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6163 号

彩页绘画: 徐柏生

文字改编: 徐柏生

漫画主笔: 徐柏生

漫画助手: 冯 丽 李 娜 刘 哲 尚云辉 赵博学

张 伟 赵博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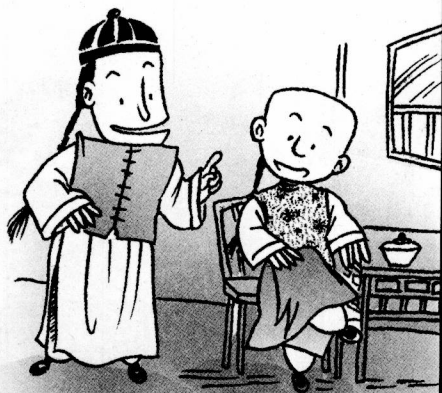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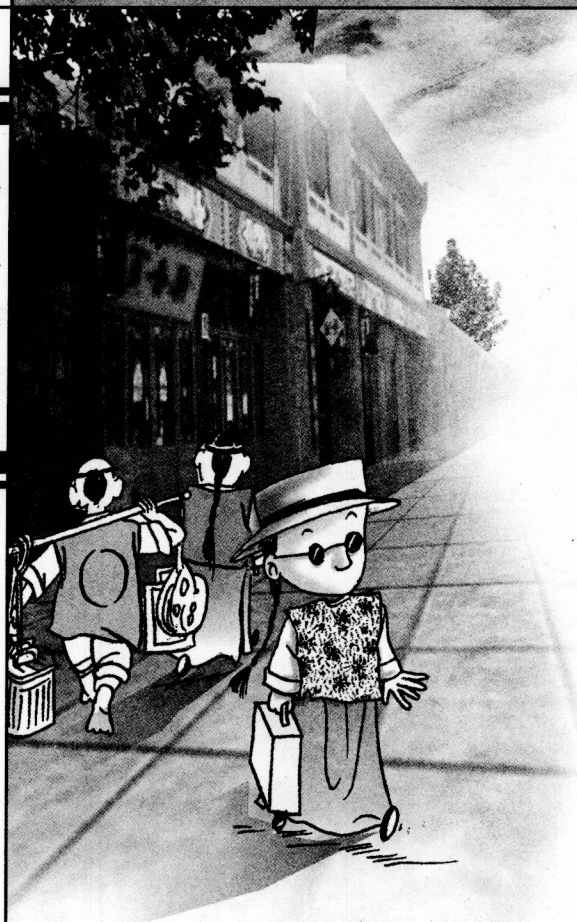
电脑制作: 张雪皎 杨青丽 孟 薇 贾若飞 何旭东

温 馨 徐怡宁

移木接花	原著: 吴研人 编绘: 徐柏生
出版发行	河北美术出版社
地 址	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050071
制 版	河北神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
印 刷	石家庄北方印刷厂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4
插 页	2
印 数	1 ~ 10000
版 次	2003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8.80 元

（上集说到咸水妹选丈夫的奇事，那女人选择人，居然能在牝牡骊黄之外，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。）

在广东一待就是几个月，我打算回上海去，恰巧又与何理之同行。在船上没事，便和理之谈天，说起香港的风气，我说起那咸水妹嫁乡下人的事。理之道：「你说的这是喜出意外，我这次回家，却看见一件祸出意外的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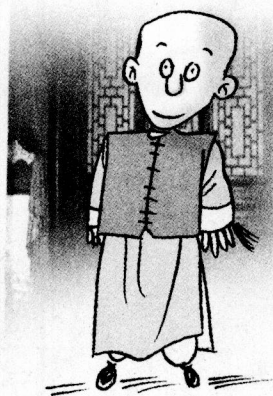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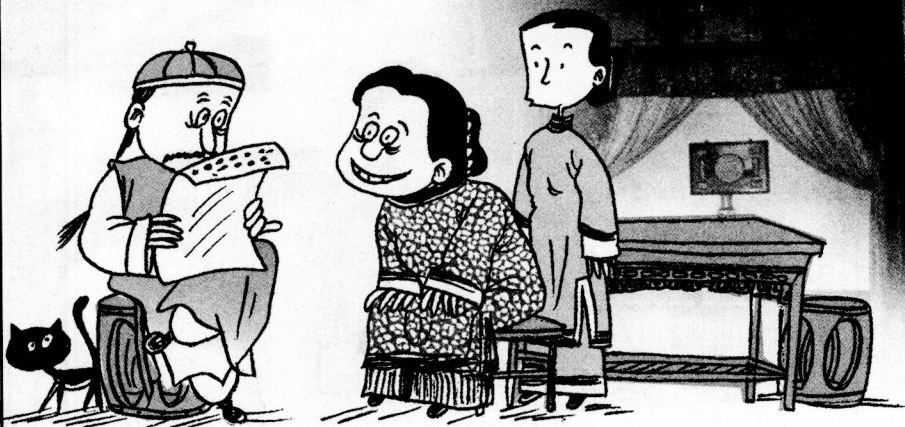


理之道：「我家隔壁一户人家，有两间房子空着，便贴了一张「余屋招租」的条子。不多几天，来了一个老婆子，把房子租下了。住了两个月，便与女房东关系很好了，她自己说是在新加坡经商的丈夫没了，又没有儿子，现在回来，是想在同族中过继一个儿子。谁知族中的子侄没有一个成器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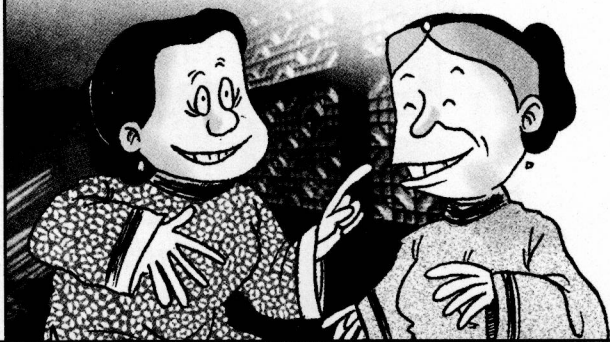


真想有个儿子。





「老婆子经常收到从新加坡寄来的信件，还常汇来银子。来了信，便让男房东念给她听，两家的关系就更熟了。房东有三个儿子，二儿子已经十七八岁了，老婆子常常说：「我要有这么个儿子就好了！」女房东便说：「你喜欢他，就收他做干儿子吧。」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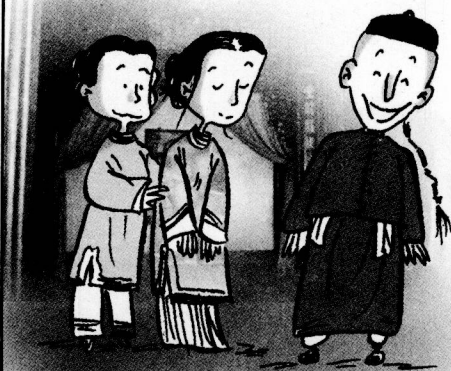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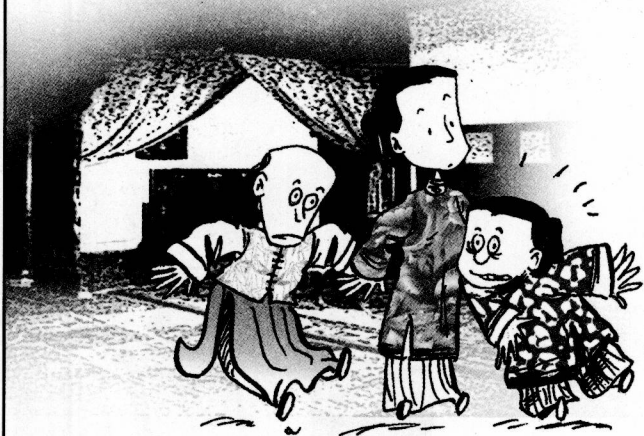
「老婆子听了不胜欢喜，便选了黄道吉日，置酒庆贺，认了干儿子，然后又要为干儿子娶亲，一切费用她都一并承担。那房东也自然乐意。于是又张罗起来，挑定了媳妇，选定了日子，行聘迎娶，十分热闹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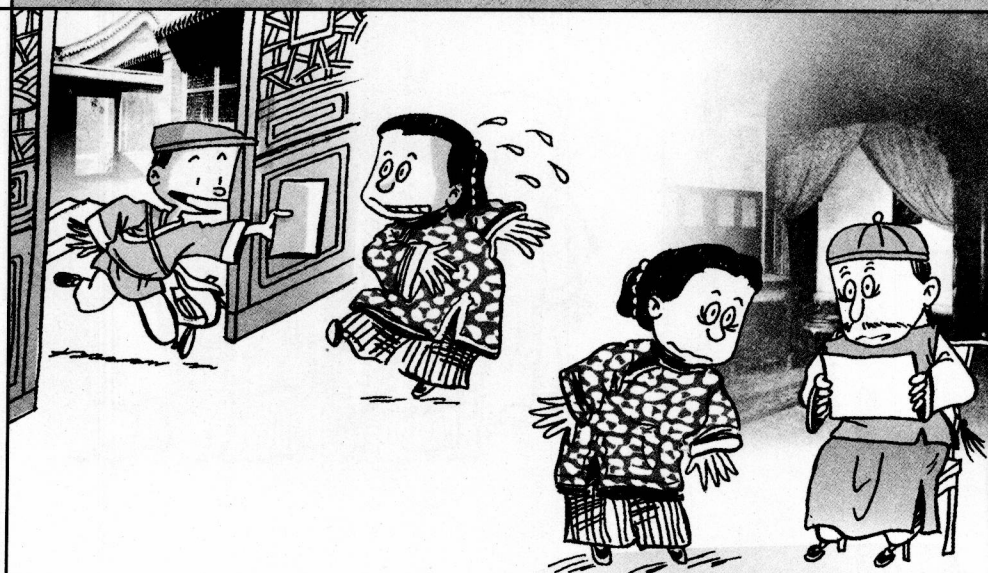


「老婆子待媳妇十分和气，又替她雇了一个年轻的梳头老妈子。房东见了乐得不得了，说就算是亲生儿子，也不过这样了。老婆子说：「只要他肯当我亲娘一般给我送终，我的一份家当就算是他的了。」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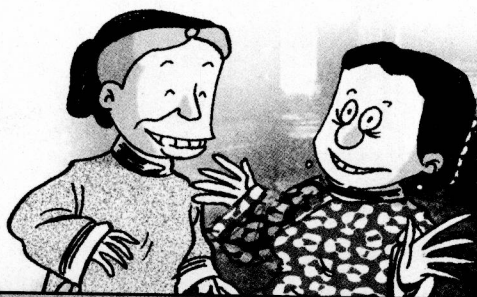


「老婆子天天盼孙子，怎奈这媳妇来了一年多也没给个喜信。老婆子急不可待，便要给干儿子纳妾，叫了媒人，说了几户人家，看对了，便娶了过来，也雇了一个年轻的梳头老妈子。」





「刚娶了没几天，忽然新加坡来了一封电报，说有一货单到期要出，恰好店里的所有存款都支了出去。老婆子说：「你看，我不在他们就没了主意了，我只好回去一趟了，我想带干儿子一块儿去，也让他历练历练，将来好当事。」房东听了自然应允，老婆子也是不胜欢喜。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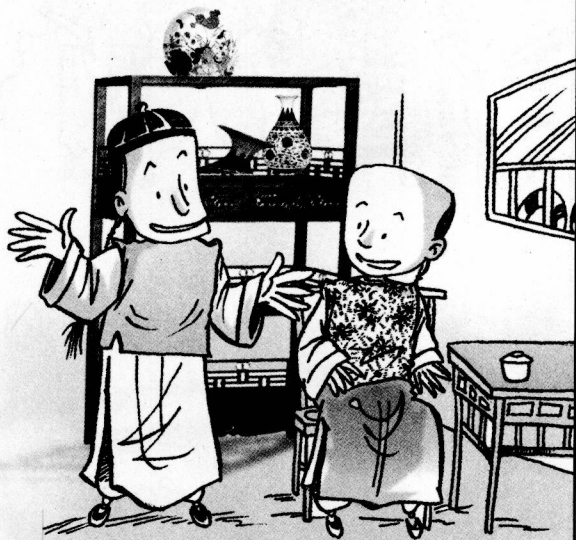
『于是老婆子便带了干儿子、两房干媳
妇、两个梳头老妈子，一同到了新加坡。可
一到新加坡，老婆子就翻了脸，把干儿子关进了
暗室，把两房干媳妇和两个梳头老妈子都改了
名字，逼她们为娼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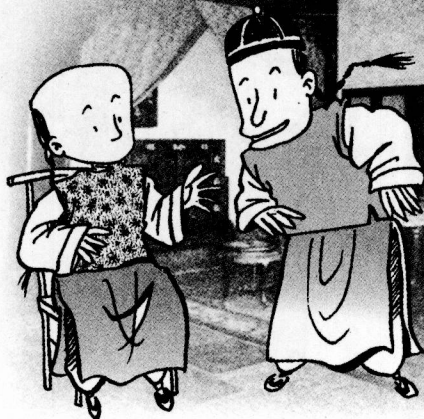
理之道：『你晓得那老婆子在新加坡开的什么行号？原来开的是妓院，她便是鸨妇。谁若不从，她家有的是皮鞭烙铁，便要你尝这个滋味。可怜这四个好人家女子，从此便跳进火坑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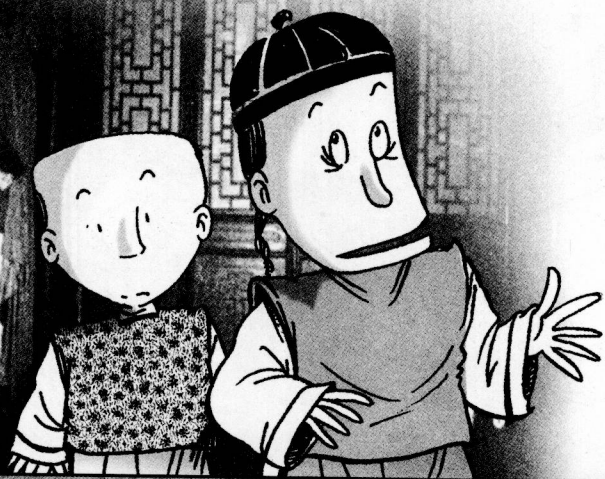
理之道：『那个干儿子呢，被幽禁了两个月，便把他「卖猪仔」到吉冷去了。这是去年的事，在那边做苦工极为苛虐，不知他想什么办法寄回一封信，房东才知道这件事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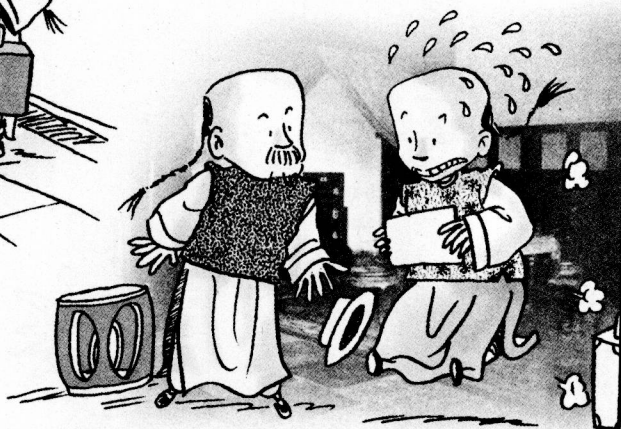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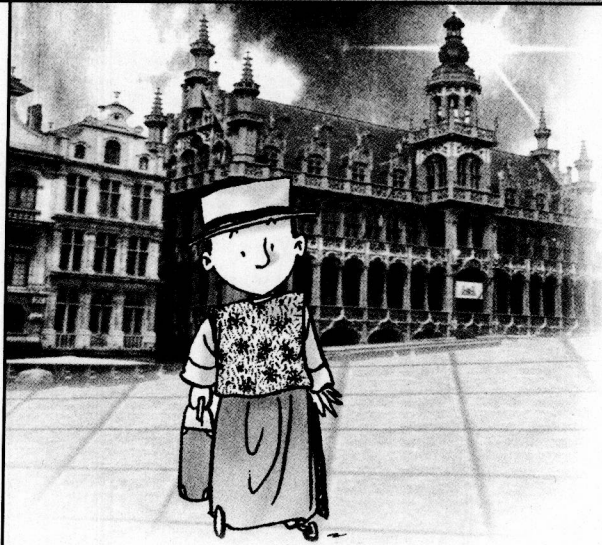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：『卖猪仔之说，我也常听人提起，但不知是怎么回事，说得那么苦难，谁还去呢？』理之道：『卖猪仔其实并不是卖断了，就是那招工馆替外国人招工，也不过几年合同，合同满了，就可以回来。外国人招去做工，也未必一定要怎么苛待。偶然苛待一两次，也没人过问，外国人便知道中国人不护卫老百姓，便一天苛似一天起来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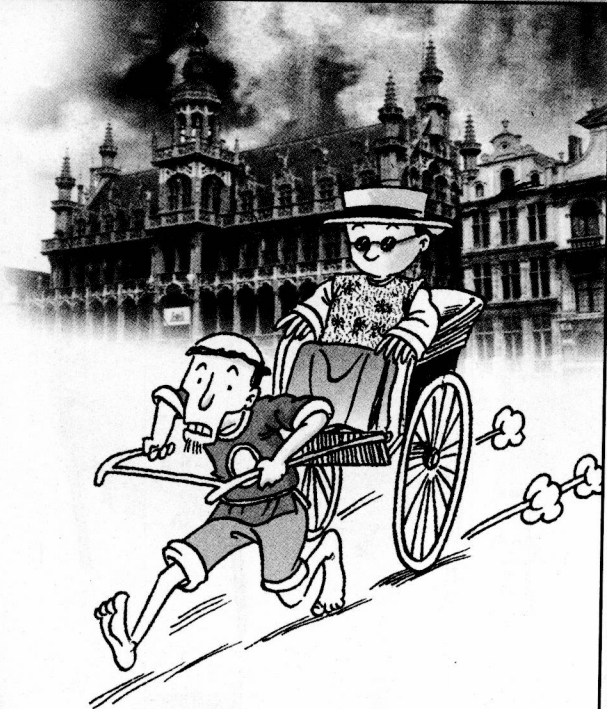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：『那苛虐的情形，是怎样呢？』理之道：『听说南洋那边有一个软办法：他招工的时候，怕人不去，把工钱定得极优，却在工场旁边设了许多妓院、赌馆、酒馆，那些做工的只要有了一种嗜好，就要落个两手空空。他再借给你钱。等合同满了，你还欠着他的钱，就只好再签合同，就如同卖给他一样，因此广东人起了这个「卖猪仔」的名字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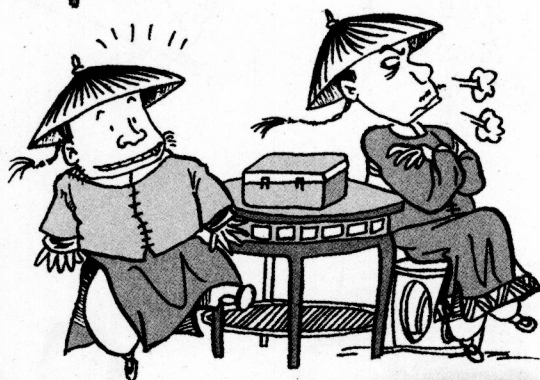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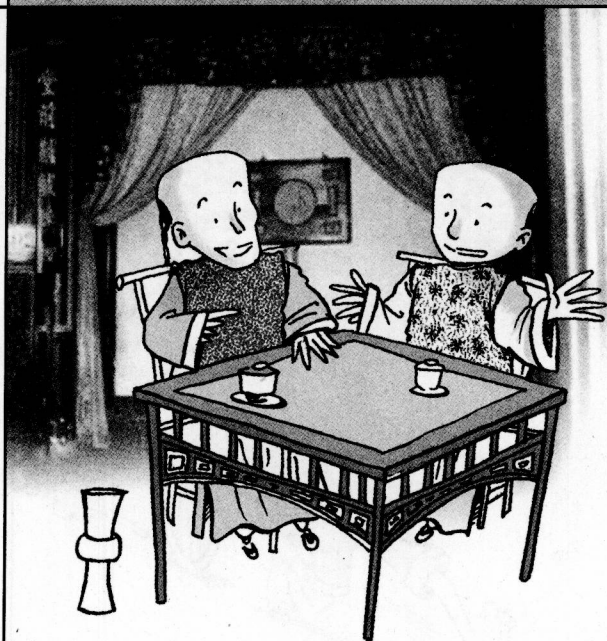
一路上跟理之谈天，到了上海，便别过理之到字号里去。见了德泉，德泉道：「辛苦了，继之半个月之前，就说你要到了呢。」说着，检出一封信说道：「半个月前就寄来了的，说是等你来交给你。」我拆开一看，吃了一惊，原来继之得了个撤任调省的处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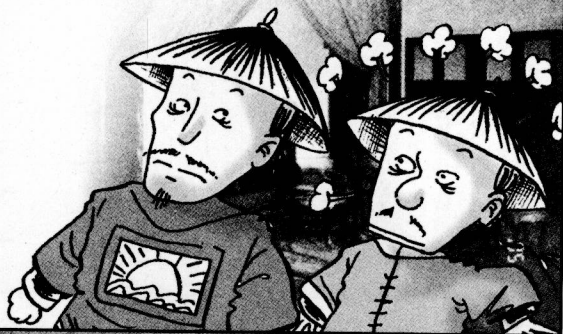
我赶紧动身回到南京，见了继之，又去见老太太，干娘见了我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忙叫奶娘抱了继之新生的儿子来见叔叔。我问可有了名字，干娘道：「他出生那天，恰巧挂出撤任的牌来，所以继之给他个名字叫撤儿。」我说：「大哥虽然撤了任，却叫干娘抱了孙子，还喜欢才是。」干娘道：「这只好算秤钩儿打钉——扯直罢了。」



我跟继之到书房，问起撤职这件事，继之道：「这有什么可烦恼的，得失之间我看得极淡。」于是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明白。



原来今年是大阅年期，制军也到了。按老例，县官应酬上司与衙门里的开销有一本老账簿的。新任接印时，便由新账房向旧账房要了来，也有出钱买的。述农按老例去开销一切，谁知那戈什哈嫌钱少退了回来。述农便加了些再送去，他依然嫌少。述农便找继之商量，那戈什哈却亲自跑了来，说非五百两不受，继之一气之下便一文不送。



那戈什哈见诈不着钱，并且连原来按老例的那点儿也没了。那位大帅向来是听他们说话的，他要是说继之坏话，撤职也罢了。谁知他并没说坏话，他说：「汇都这缺真不坏，沐恩等向吴令借五百银子，他居然回绝了，求大帅做主。」说也奇怪，大帅不仅不责罚戈什哈，反而大怒！





大帅暴怒道：「我身边这几个人，哪个不是跟我出生入死过来的，好不容易有了今天，他们一个个都是有缺的，都不去到任，情愿跟着我，他们不想银子想什么！区区五百两都不肯应酬，这种糊涂蛋还能做官吗？」



大帅当即写一封信给藩台，叫撤了继之的职，还说以后要查办呢！我说：「这查办的事可否是真的？」继之道：「官场中办事，总是起头一阵风雷火炮，等一转身就忘个干干净净了。至于他一定要怎样治我，那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」

